正蒙集說

正蒙集說卷之三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此章言天人合一之理，以見聖人即天也。天言教，聖言德，互文爾。其不言之妙，一而已矣。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此申明上節之意。時行物生，無非至教，故天體物而

不遺。聖人之動。無非至德。故仁體事無不在。天爲物之體。物物有箇天理做骨子。而物不能遺。正猶仁爲事之體。事事是仁做出來。而無不在也。如大而經禮。小而曲禮。何者非天理之流行。此可見仁無一事而不在也。又如天之明命。觸目而存。凡所出往游衍之處。無非是理。此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得爲而爲者。順其自然。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亦如天載之無心。而有感必通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順。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不言而時行天之神道設敎也神道設敎聖人之不言而化行也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誠則神也聖人移移在位而天下自然化之有神道焉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申上節意誠則無私矣天道誠故信聖人誠故神一而已矣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亦申上節意明天與神之非有二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此即有形之中而指其無形之道言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此運於無形者也時行物生禮儀威儀特

其形下者爾。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此即易大傳語。而言天道無心之妙。非聖人有心所及也。元亨鼓萬物以出。利貞鼓萬物以入。一出一入。皆不與聖人同其憂。蓋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又何憂之有。聖不可知。即指天道言。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此下三節。皆言聖人能以有心而合無心之妙。無爲而成。總上二句。爲物不貳。即誠也。誠者所以成始成

終者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申明上意。本於一誠而已。誠而明。則不見而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皆相因以及者也。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此明易富有日新之語。不禦言不盡也。富有日新。所以形容章變成之盛。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此言天人合一之理。見善事人者。乃所以善事天也。

天體物不遺故視聽以民明威以民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此借繫辭語立說易存字輕此存字重然理亦相足以周歲之化裁之以其中有四時之變也以百刻之化裁之以其中有晝夜之變也四時推行而不窮則成周歲之通矣晝夜推行而不窮則成百刻之通矣太和篇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吾心存之而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於是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

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上言變通者神也。天道也。顧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聖人且不能以有心及無心。將孰從而存之。天命文德。總一不已。存文王而得其緝熙之精。則天載變通之精。自可明也。然聖凡隔絶。又孰從而存之。德性者。衆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學者能體虛空爲性。本天道爲用。是謂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常存德性。即所謂存衆人也。存衆人。則文王亦可存矣。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神本老子語。谷至虛故聲達焉則響應之。然其神有限。若聖心之神則無窮。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申上節意。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豈有隱哉。若是則一天道有感必通之神矣。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天與聖神化之妙。形而上者。不離於名象之閒。然有意焉。意謂意思。所以為神化者也。故得意則名象一以貫之矣。若名尚不可得。則象為必不得。故語道之

不能象者。則亦名言之俱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欲識自然之體者。莫如求之性分之間。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誠者天德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誠而已矣。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得其所爲

貞者。則於其形氣之景之間。不爲眩惑。不爲遷移矣。

惟有天德者能之。

正蒙集說卷之四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此章言神化之妙神者合一不測之謂天之主宰故曰德化者推行有漸之謂天之功用故曰道神所以統一乎化者即其體也化所以推行乎一者即其用也體用相須顯微無間實一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謂神無方者以其忽在陽忽在陰無在而無不在不可以方所求也謂易無體者以其或為陰或為陽無

爲而無不爲不可以形體拘也大且一者謂神易不但大而且一爾大故無方一故無體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此言神之用而化在其中利用出入者民之出入無往而不資其明以爲用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利用出入神之所以鼓天下之動也辭謂卦爻之辭聖人所作以鼓舞乎民故足以盡神之妙用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自注云神示者

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然其所以取義。不過氣之屈伸往來已爾。故天曰神者。以天之氣生生不息。妙不可測而言也。地曰示者。以地之道顯然示人而言也。人曰鬼者。以人之死往而不反。其氣有所歸也。天地之氣。來而常伸。人死爲鬼。往而已屈。是其取義。豈有出於往來屈伸之外哉。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神化。形而上者也。本不可象。有得於聖人之辭。斯知道器合一。而可以得象矣。聖人之辭。盡神化之妙者

也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故必曰陰陽不測急其辭以形容焉化是漸漸而化急其辭以形容之則不可故必曰推行有漸緩其辭以模倣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推行有漸者。推行於一也。合一不測者。兩在故不測也。其在人亦有然者。知義之當精而用無不利。則神化之事。即此而在。蓋義者宜也。知者將此理貫串心中可以待用。神之事也。精義入神。則窮神可幾矣。以義制用。任他千變萬化。信手應付。所行無礙。故曰利用。化之事也。利用安身。則知化可至矣。義字搭在知上。又搭在用上。至於窮神知化。則知與義又不足言。蓋下學上達。而與天地相似也。以下皆解釋化字之意。天之化。日月寒暑往來。一陰陽之運而已。人之化。

進退存亡得喪。一順時消息而已。德合陰陽。即能順時者也。蒸鬱凝聚。以氣之粗者言。健動皆陽。順止皆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湛然。虛明之貌。此皆氣之可以得名而得象者。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若非氣何所指以為象。觀象然後可以順時。若非氣之可象。何所指以為時。此正見神化一於氣而已之意。銷礙舍惡。亦是化之一事。但此始學之化。非天地聖人之化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變有形。化無迹。變是化之漸。化是變之成。變粗而化精。變著而化微。化不可知也。而裁之為變則可知。是以著顯其微也。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

化。昭著而不可揜是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以起下條鬼神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人心纔動。氣即感通。故無隱不見。君子慎獨。實見乎此。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天德者神也。此下六節。極贊神化之妙。非思勉可至。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窮神知化。大而化之之事也。神化者天之良能。故不可爲。然惟熟則自致。故下學上達。亦一以貫之。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不勉而大。則自然不已而天。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天即理也。順至理以推行。亦能不違乎天。而不害於未化。若化則位乎天德。非思勉所及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不驕易。不吝難。故有大化之分。不吝乃無所疑滯之意。舜之若決江河是也。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大是箇生聖人。聖是箇熟大人。成性者。自然而然也。

大而馴至於聖不可知。一無我而已。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幾者動之微。見事之幾微。則事得其宜。動而無所窒

礙矣。故能屈伸順理。身安而德崇。屈伸順理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能窮神知化。則與天脗合矣。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精熟義理。而造於微妙處。使事理素定於內。而乃所以求利吾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交相養。皆崇德之事。可致力也。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自致。聖人何容心焉。故曰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

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存神則虛明而能久於至德順化則變化而能達乎時中久至德仁之至也達時中義之盡也存神則知微順化則知彰存神順化勿忘勿助之為繼善如此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成諸己而聖神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人與天合德惟達天德者知之爾立心求之即上文所謂致思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非聖人之外又有所謂神人也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化者神之所為天下之動千變萬化至不一也。惟神能一之。而物各付物。所謂妙萬物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易即變化之道也。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學者未知守經。輒言神化。非溺於術數。必淪於空靜矣。故必由經正以貫萬事。則事無遺照。君子順理而

動所先皆吉經正故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知鬼神之情狀則能饗帝饗親矣性與天道制禮作樂之本也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精研其義至於妙不可測之地則素定之至矣精義入神故能知幾

狥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化物言化於物也過化猶言過而不留也忘物累則

不拘於物。不拘於物。則不化於物過化之道也。順性命。則不喪其心。不喪其心。則不殘於理。存神之方也。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張子分敦化爲二義。敦。體之厚也。化。用之神也。化而非敦則喪己。敦而非化則無用。安土敦乎仁。則其體固矣。所過者化。則其用神矣。仁智之事也。

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性性者。性其所性。成性存存也。物物者。以物付物。事過弗留也。過化存神。本出孟子。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文公註中不以爲然。然橫渠先生之說。不可

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無我者因物付物而我無與焉所謂過化也得正己之盡而神因以存存神則能妙應物之感矣而過因以化。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皆是人倫日用一循其當然之則易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繫辭曰旁行而不流蓋日用之間泛應曲當而不失

其正。此聖人圓神妙應。而不倚於物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則狥物喪心。正溺於流而與旁行不流者相萬矣。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此言反經敦化。自可馴至無體無方之妙。反復也。經常也。義不本諸經。則詭異之行矣。故義以反經爲本。經若正。則時措之宜而義益精。仁不能敦化。則煦煦之仁矣。故仁以敦化爲深。化若行。則厥施斯溥而仁益顯。義爲動。而入神則已不勞焉。動一靜也。仁爲靜。

而敦化則出無窮焉。靜一動也。靜亦動。何體之有。動亦靜。何方之有。

正蒙集說卷四

正蒙集說卷之五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為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天陽而動。故動物本天。呼者。氣一動而出。如口之呼。吸者。氣一斂而入。如口之吸。呼則聚。吸則散。如陽氣動而蟄蟲振。玄鳥至。天地肅而蟄蟲俯。玄鳥歸。此非以呼吸為聚散之漸乎。地陰而下。故植物本地。升者。

地氣上升。降者。天氣下降。氣有升降則聚。氣不升降則散。如地天泰而草木萌動。天地否而草木黃落。此非以升降爲聚散之漸乎。氣日至而滋息。則漸長漸大。此至而伸也。所以爲神。氣日反而游散。則不免漸消。此反而歸也。所以爲鬼。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魂是氣之神。魄爲形之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魂有聚散。魄則聚成形質而不散。

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

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漚。水泡也。才。猶言體質也。爲氷爲漚。海何與焉。猶氣

在太虛中。聚則有象而生。散則無形而死。氣自聚散

爾。太虛無所容其力。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

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有息。言能呼吸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

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

正。知秩然後禮行。

五典惇。五禮庸。不過天序天秩而已。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能相感者。動物也。不能感者。植物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孤立者。偏陰偏陽也。語録謂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即無孤立意。發明。猶發揮也。事者。物之事也。如日月寒暑。物也。相推而生明成歲。事也。非有同異者以屈伸終始其間。則雖有物而無物之用。故曰非物。所以然者。以事必有始卒乃成。如陰非陽則無始。陽非陰則

無終。故非有同異者有無相感。則事不見其成。事不見其成。則雖有物而無物之用矣。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怪者。不正之氣所生也。人有疾與妄與之相感。則聞而見爾。其或無相感者而自聞且見。則亦人心之自爲感。皆疾與妄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此篇多言鬼神屈伸之事。此條言家國昌大之徵者。蓋賢才之生出。乃禎祥之大者爾。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乃天地之呼吸爾人之有息蓋象乎此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夢有緣耳目聞見者有無所緣而若有聞見者有繫乎吉凶之兆者然而無所緣者緣之變也吉凶之兆緣已往而驗之將然者也皆所謂緣舊於習心也寤夢所感不但夢取夢與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畏懼哭泣之類皆五藏之變而氣之所為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

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軋者。兩物相摩戛而成聲也。敲矢如今之響箭。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五行之合而同。則有同之變。宮商相應是也。合而異。則有異之變。白黑相渝是也。同異之變。即陰陽之屈伸。知此則知性命一本萬殊之故。而天理著於是矣。

正蒙集說卷五

正蒙集說卷之六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而明者。乃天德自然之知。所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非耳目聞見之小知可比。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别也。

聖人與天無異用。與天無異知。在聖者性也。在天者天道也。無小大之别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有正命通極於性非氣數所得干此其與義合一者也故曰存乎理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故曰存乎聖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曰動靜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誠而已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首二句就人性言中二句就天道言末句總承能盡乎理之分者聖也能極乎道之妙者神也理之在聖性也神之妙道天也誠者天之道而聖人之本在天與在人一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

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亦誠也。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物。猶事也。心既偽矣。則事何始終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自明以至於誠。自窮究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者也。自誠而及於明。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事物物之理自無不照也。二者相為終始。非安勉兩途之謂。即乾稱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無我然後盡性。此爲大人。彼隔形骸而分爾我者。不知此理爲人物所同得而順之也。斯人也。雖聖人與居。亦將如之何哉。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承上條而言。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出謀發慮。則是人謀爲能矣。世之語自然而諱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爾。天地

無心成化，故曰天能。聖人有心贊化，故曰人謀。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言能盡其性，則無所累於物，不以生死爲加損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下無一物非陰陽五行之所爲，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爲之體，故曰未嘗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

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至於命

人所賦之氣質有昏明而非天所性之正性也正性者與天道相通而為根故曰通極於道所受之氣數有吉凶而非天所命之正命也正命者與吾性相通而為根故曰通極於性通極於道是性通乎氣之外也非稟賦所得而拘故昏明不足以蔽通極於性是命行乎氣之內也即所受而正命存焉故吉凶不足以戕天人原無內外自人之有形則別為內外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性超乎氣之外而通極於道故也盡性則能至於命命行乎氣之內而通極於性故也

知天知人則不蔽於氣盡性至命則不戕於遇此皆學之功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陰陽即氣也鬼神即能為吉凶者也知性知天則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豈氣之所能蔽遇之所能戕乎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以水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二水凝為冰冰釋為水原非二物太虛聚為萬物萬物散為太虛又豈有二哉雖稟賦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本然之理不二彼照此

納。天賦而人受也。可知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爲有我所喪者。拘於氣而未之學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反天理。復其良能者也。徇人欲。爲有我所喪者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性者理之總名。著而爲道。則有陰陽剛柔仁義之兩名。而性其合也。命者天之所賦。有物有則。而人受之

者也若於所性之理有偏即於所受之分不足惟窮理盡性則可以至於命矣是乃吾本然所受於天之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感而萬物化天道無心焉聖人盡性至命與天合一而獨不能與天同其無憂者以贊助化育之責在我故也此即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意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湛然純一者氣之本攻取乎物者氣之欲攻取者攻而取之如口腹之欲飲食鼻舌之欲臭味也攻取而

曰性者。氣質之性也。屬厭出左傳。屬足也。厭飽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心有覺而性無爲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

性者萬物之一源。命則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至命。謂與天之流行者一也。如黎民於變時雍。此盡人之性。而即至人之命也。如鳥獸魚鼈咸若。此盡物之性。而即至物之命也。性諸道。性與道爲一也。命諸天。命

與天為一也。萬物皆備於我。我體物未嘗遺。則物之體我豈有遺哉。其性同通諸道。其命同出於天。故盡性以至於命。則已物兼成而不失其道矣。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無生死。以生為性。是不通晝夜之道也。人物之所性有偏全。而其生則一。以生為性。則是人與物等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日用動靜。莫非天地之化。如溺於空。淪於靜。則過之

矣。行險僥倖之小人。既不受命。烏能立命哉。二者高下雖有間。然不能順性命之理則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形既生矣。則有剛柔善惡之不齊。是謂氣質之性。然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雖有氣質之偏。而無害為得天地之性之全。惟善反之。則就氣質之中。能存天地之性也。故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朱子曰。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

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此申明上條之意剛柔緩急即氣質之性參和不偏者天地之性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拘於氣而有剛柔緩急之不齊而所謂參和不偏者自在惟養而完之以復其初則我之性即天地之性故曰盡性而天矣繼善成性張子即大易之言示人不已其善以成於性非易之本義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

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性命於氣謂性命一由於氣也性命於德謂性命一由於德也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不為氣質之性所拘命能順天理不為氣數之命所制

氣不可變以下專以命言之言修德則可動天此其

立命之驗也。曰必受命。曰成位乎天地之中。是皆以理言也。能悅諸心。天理之在人心。如芻豢之悅我口也。能通天下之志。天理之在人心。無此疆彼界之殊也。如仲尼正所謂大德。所謂易簡理得者。能使天下悅且通者也。雖制於所乘之勢。所遇之時。未嘗受命。然成位天地之中則有餘矣。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既非若繼世之乘勢。又非求而得之。故曰不與。○仲尼與繼世之君。猶言如仲尼所遇。及遇繼世之君者爾。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利。謂圓而不倚也。滯則拘於方體。凡有形迹者皆是也。如風雷速矣。然猶有象。故不如心之應物。無迹而神。若人以見聞梏其心。使此心滯於耳目而不能通。則亦一物而已。豈能恢弘其性哉。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旣甚而不可變者也。

程子以爲上智下愚。自不肯移。如其肯移也。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未有不因習而遷者也。張子則以爲上智下愚之不移。自其習成言之。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

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張子引大雅皇矣之詩。以為人若有思慮知識。則非純一無偽而喪其渾然之天性矣。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豈有思慮知識哉。思慮知識者。言測度計較之私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敎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帝左右。本大雅文王之詞。張子借在為察。如書之在璿璣之在。謂察天理而在其左右也。天理者。體物而不可遺。推之於人。措之其躬。皆此理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

已矣。

人心和樂。則可大可久。而得天地之性矣。和者天下之達道。故可大。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可久。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陽明陰濁。皆天理也。但陽明勝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日用之間。莫非義理之發見矣。若陰濁勝則人心爲主。道心聽命。而外誘之私。得以乘間而入矣。故陰濁必爲天下大惡。陽明必爲天下共好。去其陰濁。存其陽明。非學問之功不能。領惡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謂領而去之。好。善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古人自小學則教之誠敬所以養其德性也知性則自有不容僞且慢者○按學問之道立誠爲本主敬爲先此條亦與乾稱篇末三章互相發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承上條言誠者性之德故不待勉而自能不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此則聖人之德矣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人之生能直而順理。則所值吉凶。皆天命之正。不然。非回邪以徼福。則苟且以免難。不能順受其正矣。自此至末。皆言理之不可不順。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易曰屈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同一感也。而一則利生者。感之以至誠也。一則利害生者。雜之以偽也。蓋至誠則凡事順理。用無不宜。是爲得性命之正。而吉與凶皆天也。若雜之以偽。則率意妄行而害隨之。是爲逆性命之理。而凶乃人爲之招。

吉亦行險以徼幸也。此張子借易之言。而斷章取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言命而兼性者。順性之理。即所以順命也。人於日用之間。能順正理而行。則禍福之來。皆天所命。所以為正。其或不然。滅性命之理。極耳目之欲。則凶為自取。而非命之正矣。

正蒙集說卷六

正蒙集說卷之七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自此至燭天理章。言人當大心以體物。而聞見之知。不足為知也。天大無外。能以天體身。則心知所處。成心盡化。亦如太虛之不可究極矣。體。謂置心在物中。

究極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物兼事言。體物只是窮理意。理有未窮。則心與物扞格。故為有外。人之不能體物者。由其不能知物之皆我也。不能知物之皆我者。由梏於見聞。而不能知其性也。能盡心以知性。則能盡性而大心以體物矣。知性而又曰知天者。性出於天。故性即天也。天無外。性亦無外。有外之心。豈足以合之哉。物交而知。是以見聞梏其心也。德性所知。故能大其心以體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朱子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

之心可乎。

耳目所交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者。格物致知也。徇象喪心者。玩物喪志也。即上文以見聞梏其心之意。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此申明不以見聞梏其心之意。耳目有受。受於外也。不知耳目所以有受。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是其知止於聞見爾。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

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此申前意。而言天大無外。非無外之心。不足以合之。日至高。故目接之不得不高。雷霆至遠。故耳屬之不得不遠。況太虛至不禦。心知廓之。豈可不究其極乎。以耳目見聞累其心。其不足合於太虛明矣。心所從來即天也。

耳目雖為心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此申上意。而言見聞亦心之助。蓋為心累者。其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為心助者。多聞多見以畜其德者

也性非耳目聰明亦何以啓之哉此即由象識心意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耳

天之神即吾之性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所以成吾之身者也民不知天性之妙因物與耳目交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觸於外而啓於中遂認爲己力自謂因身發智其不智甚矣梏於見聞者其弊必至於此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體物爲物之體也體身爲身之體也道之本即天之

神也。物身之物，猶言使令。將身作一物，聽命於道也。身之能體道者，由其以道物身。若累於身，則何體道之有。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能以天體身者，盡其性而已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自注云：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自注云：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而言也。

此四條又自梏於見聞推而精之。但有成心，未可以

盡性也聖不可知謂聖人隨時處中成心盡化非可以私心測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又申明大其心與其為人也大之意以道體物我謂以道體物體我也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燭天理知性也萬象無所隱則大矣區區於一物之中不窺乎其小哉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

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氷者與。自注云：夏蟲疑氷，以其不識。

張子既備言大心足以體物，恐學者不察，而溺志空虛，故此以下二章，專闢妄意天性不能窮理者之非。

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心之妄想，一起一滅，謂天地亦若是，故謂大地山河，衆生萬有，皆幻妄也。緣，因緣也。以人欲之末流，疑天理之本體，緣於小而不能窮其大，緣於末而不能窮其本，如夏蟲之不識氷而疑之。烏知天命之所以流行哉。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

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此條起數語即太和篇所謂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妄者以六根因緣天地是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也妄意天性是溺其志於虛空之大也既溺其志於虛空所以塵芥六合既蔽其用於一身所以幻妄人世六合無窮也人世無息也謂之塵芥幻妄是不窮理者也不窮理者宜其不知性而昧於

天也。反自謂盡性而無不知可乎。彼其塵芥六合也。則以天地爲有窮。而性獨無窮。不知性無窮。天地亦無窮也。其幻妄人世也。則其明不足以究所從來。故謂天地且幻妄。況人世乎。不知天人異形。同歸於道。天人殊用。同出於性。天地非幻妄。則人世亦非幻妄也。究所從來。即天命也。過於大。蔽於小。總由於不知天命。

正蒙集說卷七